



几多情债 惜斜阳

这是一部爱的诗篇，情的散文；爱的交响，情的旋律。
它不遗余力暴露人性，浓墨重彩挖掘灵魂。故事犹如吸引力极
强的磁铁，情节像弯弯曲曲的山道，巧埋伏笔，扣人心弦，
高潮迭起，不失诙谐幽默。

芳心似火，
文笔典雅，
缠绵至死，
古韵幽然，
今生情债几本，
读罢不忍释卷。

唐金元 著



作家出版社

几多情债 惜斜阳

唐金元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几多情债惜斜阳/唐金元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63 - 5929 - 0

I. ①几…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3868 号

几多情债惜斜阳

作 者: 唐金元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韩 星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李荣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530 千

印张: 26.5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929 - 0

定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小说献给你
真正热爱生活，追求幸福，
拥有爱情的人们。

静
2010年2月24日
England Plymouth

自序

抒情散文似的长篇小说《几多情债惜斜阳》创作完成，今天我终于搁下了笔。肩上倒是卸下了重负，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落落的。因为已经陪伴了我两年的小说中活生生的人物就要毫不留情地离我而去，使我原本充实的日子又重新变得孤寂。

我几乎无一偏爱地喜欢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他们人性的暴露，内心的直白，灵魂的袒露，都让我看到了他们的真诚与善良，坚定与执著。我甚至恨我自己，不该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将他们写老了，更不该给他们中间的部分人留下了悲惨的结局。我真诚希望每个读这部小说的朋友也和我一样，毫不偏爱地喜欢小说中的每一个主要角色，这样也不枉我竭尽全力地对他们人性的透视，灵魂的挖掘。

同时，我也要恭请诸位读者，原谅我如痴如醉地对民族文学最值得传承与弘扬的部分——明清古韵的追求。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写作风格给《几多情债惜斜阳》营造的氛围和意境。窃以为我在极力地维护我们民族文学应有的尊严。如果尚有许多读者朋友能与笔者共勉的话，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也是我们民族文学那金子般的明清古韵得以发扬光大的希望所在。

我并不忌讳别人说《几多情债惜斜阳》是多情人写多情人，痴情者话痴情者。只要能把“情”字写深、写透、写彻底、写过瘾，则此生足矣。其实，小说就是作者与读者心与心的交流。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情感却是真实的，而且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否则，我会觉得太愧对了我的读者。

世上只有情难诉。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只着眼一个“情”字。不论是不遗余力的人性暴露，还是浓墨重彩的灵魂挖掘，都围绕着情的迷茫，情的缠绵，情的纠葛，情的挣扎。情虽然给小说中的人物也带来了一些幸福和愉悦，痴醉和快乐，但情带给他们更多的是迷惑与茫然，忧愁与悲伤，纠葛与挣扎，痛苦与绝望。本小说之所以选择两代音乐人作为主要角色，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创作和演出都离不开一个“情”字。他们才是世界上最多情、最深情、最痴情、最醉情的群体。希望本小说能准确完整地表达我对多情多意多愁善感音乐人的仰慕与崇敬。



抒情散文似的小说在文坛并不多见。我当然不敢自诩，小说《几多情债惜斜阳》将在小说文坛另出一脉，别有建树，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更不敢妄言它将深刻影响未来小说创作的走向。但我坚信它一定会打动千千万万个喜欢、接纳、陶醉这种小说文体的读者。

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

England Plymouth

婚姻实在是个怪物，以致钱钟书先生能写出《围城》这么一本惊世之作。之所以说它怪，是因为它既诱人也腻人，既给人以幸福，也给人以痛苦。因而尘世间的俊男靓女，在围城内外的喜新与厌旧，恋新与怀旧的困惑与迷茫下，总能生出许多动人心魄的悲剧与喜剧来。有这么一首打油诗，想必诸位英雄所见略同：

围墙貌似好森严，
城边野花岂等闲。
内屋尚有颜如玉，
外院急煞小凤仙。



平常，刘婉茹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父亲刘子期忧郁的眼神，凝重的面容。她总极力劝说父亲来到海滨，散步沙滩，来领略和珍惜夕阳的火红和壮丽。

每当婉茹挽着年过半百的父亲，散步海滨沙滩的时候，看到夕阳照耀下的父亲斑白的鬓发，她便会自然而然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乔羽先生的《夕阳红》这首歌来：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
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有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

唱着这首歌，婉茹的眼里常常饱含着热泪，声音带着颤抖和哽咽。因为夕阳太美了，美得让她感激；父亲太好了，好得使她垂泪。

每次看到女儿如此动情，子期总会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轻轻地拍打女儿的肩膀，柔柔地抚慰女儿的心灵。

刘婉茹，上海黄浦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班的学生，芳龄二十四五岁，看上去颇



为成熟。她的丰胸就像一个巨大的共鸣箱，每当气出丹田，上冲咽喉，发出高亢嘹亮的歌声，再经过共鸣箱的共鸣，使得她的花腔美声更加圆润迷人，富有磁性。她飘逸的秀发，在霞光的照耀下，晚风的吹拂中，宛如五线谱中的一根根弯曲婉转的线条，中间跳跃着一个个动人的音符，荡漾着一曲曲迷人的旋律。她的眼睛，总放出极具挑逗的火一般的热情，就像比才的著名歌剧《卡门》中的女主角——吉卜赛姑娘卡门一样，敢恨敢爱，毫无掩饰，不存虚伪。

婉茹的父亲刘子期，上海黄浦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系主任。他身材魁梧，器宇轩昂，有将军气概，具大师风范。目光中散发着睿智，眉宇间蕴藏着良知。他声如洪钟，歌比云高。只要他歌随气出，其他在场的歌手便会一片哑然。其歌声的高亢、浑厚、圆润、磁性以及穿透力，在当今世界上，恐怕除了意大利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以外，再无法找到能与他比肩者。

今个儿傍晚的沙滩美极了。

你看那海阔天空，无边无际，整个苍穹宛如一个火红的大灯笼。海面上一如平铺的红绸缎，红浪翻滚，紫波荡漾。浪上摇曳着小船，波中缓动着白帆。孤鹭仍在飞翔，落霞还在飘荡。它们相互为伴，相互勉励，双双比翼，情意绵绵。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动心的景色，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醉人的深情了。

沙滩上仍有不少散步的人。

婉茹挽着父亲来到了临近暮色的海滨沙滩的纵深之处。只见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翁，搀扶着一位银丝飘逸的老奶奶，在金色的夕阳下步履蹒跚地度量着他们的金婚岁月。他们虽然垂垂老矣，却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们含情脉脉地相互对视，羞涩腼腆，面泛桃红，宛如当年的一见钟情，就像昔日的相见恨晚。真是：

老媪情怀如少女，仙翁春心更俊男。

婉茹羡慕极了，如果父亲能像他们这样，与称心如意的伴侣相互搀扶，相濡以沫，共度晚年，那该多好！

她望着火红的夕阳，看着年老的父亲，总觉得父亲就像火红的夕阳一样，心未尽，情未了，爱未完，酒未醉。

面对自己老年将至，夕阳西下，刘子期总在寻找和解答着什么。但他似乎又缺乏勇气和胆量，没有果敢和坚毅，少了鼓励和鞭策。因为他已年过半百，不再年轻，但他还是像夕阳一样，总舍不得落下山去。他觉得自己应当回到从前，回到年轻，回到流金岁月，回到青春年少。

“爸爸……”婉茹噙着热泪，欲言又止。

“我真想要一个妈妈！”她声音细细的，心里楚楚的，鼻子酸酸的，眼睛湿湿的。她拉着父亲的手，就像一个撒着娇的小姑娘，前后摇晃着父亲的手臂。

听见女儿提起妈妈，刘子期的心顿时就凉了下来。多少年了，他都没有听到女儿在他面前提起母亲之事。

他侧过身来，用温暖的右手轻轻地拍着女儿的肩膀，深情而歉疚地凝视着好不容易长大成人的女儿。他突然感受到了女儿内心的凄凉和委屈。女儿的要求不过分呀！尽管他对女儿倾注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情感，但终究女儿从小就失去了母爱，在一个不完整的单亲家庭里长大。虽然女儿精心珍藏着母亲的照片，但母亲在女儿刚满月时就离开了。可怜女儿对母亲稀疏的记忆，模糊的印象都没有。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她几乎不知道母亲的模样，就是哪天迎面相遇她的母亲，也会失之交臂，不能相认。母亲的概念对她来说，简直是太遥远，太淡薄，太生疏，太冷漠了。

此时此刻，刘子期的心就像刀割一样地疼痛。他没法给女儿一个明确的有关她母亲的交代。因为他不想在女儿面前，对她的母亲有半点的评头品足，更不愿意损坏母亲在她心目中的神圣形象。就让它成为一个谜，一个永远不解之谜吧！

“女儿长大了！”刘子期心里自叹，“如果回到二十年前，无论天涯海角，历尽千辛万苦，我都会将她的母亲找回来。可惜现在晚了，真不知道她现在究竟过得怎样。”他深深地叹了口气，眼睛里露出了十分悲凉，万般无奈的神情。

“爸爸已经老了！”他悲哀地对女儿说道，“我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方式，觉得恬静安详，自在充实。如果哪一天，天老爷陡然改变我的生活，我反而会觉得不习惯，不适应。”

“爸爸，”婉茹娇滴滴叫道，“现在我还留在你的身边上大学，但一年以后，我就要毕业，或出去工作，或出国进修，总不能一辈子守在家里照顾您的生活起居。您这样独居在家，叫女儿怎能放心得下……”说到最后，她声音哽咽，又止住了她的未尽之言。

“傻孩子，”刘子期拍了拍女儿的肩膀，“你走了，天会塌下来不成？我又不是不会做饭洗衣。我一个人把你带大，不也挺好的吗？就别再提那茬儿事了。”他的声音有些无奈。

婉茹看到父亲态度坚决，无法改变，也只好无奈地叹息垂泪。

“对了，”他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孩子，你都快毕业了，年龄也老大不小了，有白马王子了吗？多少年了，我整天忙碌于自己的工作，没有精力来操心你的个人私事。如果找到了的话，千万不要羞于把他带到家里来哟！相信你父亲风雨坎坷几十年，走遍世界五大洲，眼光一定是很独特的。虽然有代沟的影响，知识结构的差异，说起话来也未必对你们年轻人的胃口，但参考参考想必还是可以的，必要的。”

婉茹听到父亲这样一说，忽然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她羞答答的，腼腆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儿。

“怎么就这么难为情了呢？”婉茹扪心自问，“这可是在父亲面前不曾有过的感觉呀！”她自己 also 感到惊讶。



其实婉茹从小就没有存心在父亲面前隐瞒过什么。尽管现在她人已成年，脸面易羞，但她对父亲仍然是很坦诚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她只有父亲一个亲人了。母亲对她来说只是一张相片的保留和珍藏，在她记事之后，就不曾见到过自己的母亲。她不懂得母亲的亲吻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儿，也不知道在妈妈的怀里撒娇哭泣是怎样的感受。虽然多少次在梦里与想象中的母亲，亲过多少回，撒过几多娇，哭过多少回，淌过几多泪，但醒来的时候，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而已。母亲留给她的只是盼望和期待，失望和气馁。母亲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遥远，太虚幻，太缥缈，太冷落，太无情了。还是父亲来得实在，来得具体，来得靠谱，来得亲切。尽管父亲身上体现的是男人的阳刚之气，但父亲的感情还是细腻的，毕竟他是一个音乐人。如果没有细腻的情感，父亲又怎么能在音乐艺术上富有成就。

婉茹并没有对父亲有任何的表白和承诺，就像一个在父亲面前撒了谎的孩子，害羞地红着颜面，低下头颅，垂下眼帘。真是：

少女颜面泛桃红，只因春潮在暗涌。

自从那天傍晚在海滨沙滩散步，父亲关心她的情爱之事以后，婉茹在父亲面前就没有自在过。虽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在婉茹羞涩腼腆的内心世界，一直以为谈情说爱是两人隐隐蔽蔽、甜甜蜜蜜、缠缠绵绵、恩恩爱爱之事，岂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特别是在父亲的严厉监视之下呢？如果过早公之于众，让父亲也知道自己在谈情说爱，那还有什么隐秘的感觉？那还有什么男女私情？那就不叫谈情说爱，只是谈婚论嫁。她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婚嫁年龄，也没达到谈婚论嫁的火候。他们谨守彼此的恩爱，相互的默契，虽然已经爱恋了三年，但他们从不越轨，也不张扬，只是默默地、悄悄地、静静地享受他们二人世界里的奇妙、温馨、缠绵与迷恋。

这天夜里，婉茹失眠了。

不是因为她与男友有摩擦和争执，而是因为到底要不要将男友带到家中，通过父亲的审核。她真的很为难，很尴尬，不想让别人过早知道自己的私密，更不想别人在她和男友之间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即使自己的父亲也不例外。但是她又不好意思在父亲面前做得如此无理，这般绝情。毕竟父亲是这个世界上自己知道和依靠的唯一亲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自己的父亲都能背叛的话，那还有什么亲情可言？那还存在着什么信任和友善？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易变，如此无情的话，人类社会就会丧失最基本的诚信。每个人都会成为孤立无援的个体，就不会有任何的群体，更不会存在任何的社会了。

“‘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的，”她无奈地摇了摇头，“何不让父亲早日见到

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这样也可以免得父亲焦虑。”想到这里，婉茹心里反而生出了疑惑和胆怯，往日的自信和坚定一下子被一阵横扫落叶的秋风刮得干干净净，甚至平日在父亲面前的骄横也失去了应有的底气。

“万一父亲看不上了怎么办？如果在我和男友面前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加上一座不可攀越的喜马拉雅似的世界屋脊又怎么办呢？”她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哆嗦。她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生怕得不到父亲的饶恕；更像自己走在漆黑夜里的山间小道，本来就紧张，眼前又突然浮现了一个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一样。

“现在不必细想了，过段时间再说吧！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她开始自我安慰起来，心里也平静了些，安稳了些。

“其实，父亲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常常因为学术交流，到过世界上不少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文明发祥之地，高度发达的国家。他什么没有见过呀！再加上他的复杂的人生阅历，又有什么没有感受过呢？父亲是一个心底无私，海纳百川的人，是绝对值得信赖和依托的。从小到大，父亲呵护娇惯着我，又有哪件事情没有依着我呢？怎么反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关头就对自己的父亲失去信任了呢？”

想到这些，她忽然感到发虚，心里空荡荡的，好像心窝子被别人无情地挖去了一块似的。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与父亲的感情了。如果真要遇上天大的难题不能解决的话，她在父亲和男友之间将要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是置父亲于不顾，一往情深地追随自己的男友？还是紧靠父亲，而割舍自己来之不易，精心培育的爱情？她无法回答，也不愿意去想。因为这个问题太为难，也太残酷了。现在她并没有遇上这一类的问题，将来是否会遇到也很难说。反正她有一种不曾有过的预感，而且是一种让她不安的预感。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婉茹仿佛听到了自己怦怦的心跳。没有关严的窗帘缝里投射进来了一缕如丝一般的淡淡的月光，就像白人少女脑后飘逸着的等待母亲抚摸和梳理的银色秀发一样。

婉茹并没有心情欣赏这美丽迷人的月色，紧张和疲倦将她很快带入了那个可怕的梦境：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海面上风平浪静，白云飘飘，彩帆点点，海鸥竞翔。婉茹和男友驾着一艘乳白色的小游艇，慢慢悠悠，自由自在地摇曳在平静的海面上。正当他俩沉浸在看不完海上秀丽景色，享不尽两人温馨甜蜜的时候，忽然天边一声惊雷，狂风四起，乌云滚滚，大浪滔天。小游艇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叶扁舟，任风掀起，随浪漂荡。霎时伴着巨大的闪电，随后一声轰鸣的惊雷，一阵狂风卷起的巨浪把小船打入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漩涡。两人拼命挣扎，相互援救。可惜残酷的巨浪，将他们无情地打散。她拼命地挣脱了漩涡，逃脱了巨浪。随着狂风激流，她疲倦不



堪的身躯，终于漂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

全是礁石的孤岛，寸草不生，一片贫瘠。除了能听到惊涛骇浪拍打礁石的怒吼声，偶尔也能听到栖息在那里的海鸟的哀鸣。婉茹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心在何方，自己就像上帝遗弃的孤魂野鬼，无援无助，无依无靠。可怜噩梦中的婉茹，想喊出来，就像被人卡住了喉咙；欲动一下，又像被人绑缚了肢体。孤岛上，寒风呼啸，冷雨淅沥，白雾茫茫。夜幕降临，岛上漆黑笼罩，恐惧弥漫，将婉茹从噩梦中彻底吓醒。惊醒的她，一身冷汗，内心焦虑，满脸忧愁。

婉茹看到窗帘缝隙里透过来的那一缕如丝的月光，心里才慢慢平静舒缓了下来。天还是暗暗的，夜还是静静的，屋还是悄悄的，婉茹除了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什么也听不到。在这寂静时分，安宁时刻，她自然而然又想起了她的男友。

尽管婉茹在父亲面前羞答答的，腼腆腼腆的，但想起和恋人在一起的分分秒秒，点点滴滴，心中就自然而然地燃起冉冉的火焰。似乎那种美滋滋的，甜蜜蜜的感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强烈。当自己的手指不经意地触碰到乳房的时候，一股电流就会迅速传遍四肢百骸全身肌肤的每一个神经末梢。

“怎么自己就这样神经过敏了呢？”她口对心问，“莫非自己已过了细品情的缠绵，饱尝爱的甜蜜的年龄，该谈婚论嫁了？难道要急于把自己嫁出去？”她忽然觉得脸面烧灼，胸中好像敲打着激烈的行军鼓点。好在屋里漆黑一团，什么都看不见。要是此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岂不把人羞死。就是坐在镜子面前，也不愿看到自己红一块、白一块的羞臊神情。

婉茹的男友肖伯牙是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高才生。

他虽然出生在湖南偏远的山区，但他极具音乐天赋，更富音乐灵气。他在农村从来没有弹过钢琴，但在音乐学院的音乐现场作曲面试中，考官只是以“一根绣花针丢在地下”为题，让他当场作曲并用钢琴演奏出来。凭着他在母亲准备的纸板上画的钢琴琴键上的多年练习，并凭他对清静寂寥的深刻理解，他谱写和演奏的曲子，犹如展示了深深的幽谷，好像再现了深宫后院，仿佛描绘了月亮宫阙，宛如看到了鸿毛落地。他的演奏让几个主考的老师无不拍案叫绝，当场喝彩。当主考老师得知他原来只弹过脚踏风琴，没有练过钢琴的时候，无不报以惊异的目光，钦佩的眼神。

这个作曲系的佼佼者，个头帅气，脸相文静。他头发飘逸，很像五线谱的根根青丝，又颇似钢琴里的丝丝琴弦，中间还跳跃着充满深情的音符。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犹如一湾清澈的秋水，常常荡漾着起伏婉转的音乐旋律。

肖伯牙学习勤奋，哪怕在校园里散步，饭堂里吃饭，都在思考着他梦幻般的神奇音乐。似乎他每走一步都在踏着音乐节拍，或铿锵有力，或柔情似水，或是行军鼓点，或是悠悠情怀。那是《义勇军进行曲》，那是《啤酒桶波尔卡》，那是《蓝色的多瑙河》，那是内蒙古的《草原之夜》。

三年前，肖伯牙第一次迈入音乐学院的门槛，就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没有人认为他来自偏远山区，更难在他身上闻到乡土气息，总以为他来自一个训练有素的传统音乐世家。在他的身上，人们总能不经意地看到他那无法掩盖和伪装的飘逸敏锐、多愁善感的音乐家的灵秀气质。在他的身边，人们不必留意也能感到强有力的音乐磁场和氛围。跟他在一块，就好像进入了一个神奇梦幻般的音乐世界。他天生就是一个音乐人。他的骨子里的基因都是由音符组成的密密麻麻的代号和密码。他的脉管里，流淌的是音乐的血液，荡漾的是音乐的波涛。

婉茹认识伯牙还有一段有趣的经过。

“婉茹，”同寝室的同学茜茹笑嘻嘻地叫道，“我今天在校园里看到一个长相帅气的男生，长得和你太相像了，简直就是一家人的感觉。你是不是有个兄弟也在音乐学院读书？”

“哪来的话呀！”婉茹有些惊愕，“我是独生子女，要真有一个兄弟，那就幸福咯！”她淡淡地笑了。

“不信，我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指给你看看。我从来就很相信自己的眼力的。”茜茹调皮地挤了挤眉，弄了弄眼，耸了耸肩，摊了摊手。

“那就拜托你了，我还真想认一个兄弟呢！”说罢，婉茹也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那你耐心等着，我会让你如愿以偿的。”说完，茜茹也嘻嘻地笑了起来。

说来也巧，就在她们议论起肖伯牙的那天，晚餐时间在食堂里，伯牙恰巧端着餐盆走到婉茹和茜茹的正对面，坐在了同一个餐桌上。

还没等茜茹反应过来，婉茹一见到肖伯牙，全身就像通了一道电一般，从头到脚一阵发凉。她不但觉得他长得就像自己的亲兄弟，也宛如见到了青年时代的父亲。她从他的身上感到了一种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东西。“是亲情？”她口对心问，然后又摇了摇头。“是他身上的男子气？”好像也不尽然。她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她当时的内心感受。打那以后她的心里一直就没有平静过。也许，那就是情的朦胧；那就是爱的端倪。

婉茹本想再入睡。但她热血澎湃，思潮起伏，就像乐团演奏一股强劲的音乐旋风，吹走了一层秋后的落叶，把一丝可怜的睡意全部卷走了。此时天已破晓，曙光像一缕缕蓝色的波纹，伴着白云，在晴空中悠悠荡漾。真是：

淡淡鱼白刚破晓，蒙蒙天边亮曙光。

暑假将至，婉茹除了一些签了约的演出外，她还真想随肖伯牙一道去湖南耒阳乡下去探望未来的婆婆。

“反正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的。”婉茹心里自忖，“自己已是二十四岁的人了，此时不见，更待何时？难道要等到自己变成了黄脸婆才去见婆婆不成？”她简直有些责



备自己。如果此时是在镜子面前，她一定会用轻蔑和藐视的目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每年寒暑假她都萌发过这个念头，都想过要去实现这个愿望，可因为演出繁忙而未能实现。生活还没有真正地开始，她便丧失了自我，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其实，婉茹也想出名，想让公众早一些知道自己，早一天拥有自己更多的歌迷。但她并不希望完全丧失自己的生活。名利固然重要，但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人们可以无止境地追逐名利和地位，但往往也会失去人生的珍贵。人们年轻的时候总不能意识到这一点，等意识到了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自己不当失去的一切，甚至根本无法弥补，悔之莫及。

这天傍晚，微风吹拂，夕阳火红。海面上，风平浪静，一如平镜。沙滩上稀稀拉拉的有些悠闲散步的人们。海面上夕阳映照的紫色的闪光，折射出温馨的情怀；红色的波涛，荡漾着甜美的爱意。

夕阳下，婉茹和伯牙手牵手，肩并肩地漫步在海滨的沙滩上。

他们虽然相爱三年，但很少有这样的悠闲。他们多半在琴房，在宿舍，在教室，在校园，或练功，或切磋，或研讨，或琢磨，在学习中加深了解，在训练中增进情意，在提高中加深爱恋。当婉茹挽着伯牙的时候，他都会满面羞臊，好不自在，就像身后跟随了一个不许他谈情说爱的严师一样。

“伯牙，”婉茹温柔地叫道，“暑假就要到了，你有什么打算？”她眯缝的眼睛紧紧地凝视着他，试图从他的表情和眼神中找到自己期待的答案。“我母亲早就向我表达了邀请你回湖南老家的愿望，可几次假期你都有演出，时间上安排不过来。这次可千万不要告诉我你又有演出安排哟！”他侧过身来，带着难为情的，一半责备，一半近似失望的神色望着婉茹。

“说实在的，我本来是有演出安排的，而且时间非常的紧凑。”她睁开低垂的眼帘，想看清伯牙真正的表情反应。

迟疑了一会儿，她又继续说道：“但我最后还是谢绝了邀请，人不能只为金钱而活呀！我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甚至不知道她的模样儿。多少次我在梦里与虚拟的妈妈相见，但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是孤苦伶仃，身边无人。你知道那有多痛苦！为了见到自己的妈妈，我不知多少次暗暗哭泣，偷偷流泪。如果这次暑假，你带我去拜见你的母亲，我会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妈妈，而不会把她当作婆婆的。你要知道，我多么需要一个妈妈呀！这二十多年来，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妈妈能突然出现在我回家的路上，让我抱着她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说到这里，她那颤抖的声音，哽咽的哭泣没能让她继续说下去。她扑在伯牙的怀里，喘息了片刻，继续说道：“我盼了二十多年，等了二十多载，始终没有等到这一天！”说着，她号啕大哭起来。

伯牙紧紧地搂着婉茹，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力图尽量减少她内心的悲伤和忧郁。

“别哭了，”伯牙被感动得差点儿掉下了泪来，“你妈妈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至少

会来探望你一次。你是她心头掉下来的肉呀！”他声音颤抖，手里拿着面巾帮婉茹轻轻地揩拭绵绵不绝的眼泪。

“相对来说，你比我幸运。你虽然没有再见到你的母亲，但你总有一个盼头，心里总还有个悬念。可我从小就没有了父亲，他已经长眠在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父子除了梦里相见，什么希望都没有了。”他停顿沉思了一会儿，“不过据母亲说，过世的只是我的养父。我自出生到现在，从来就没见到过我的生身父亲。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让我上哪里去找他。有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母亲说的是真的，她从没有透露过父亲的去向和下落。”

说罢，他的两只眼睛似乎一下子就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呆呆的，痴痴的，好像已经欲哭无泪，欲泣无声了。他的眼睛虽然没流出泪来，但心却在滴血！每当想起故去的养父，便是伯牙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虽然养父很早就幸离他而去，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无比亲切。在他的心中，养父就是他的生身父亲。

婉茹压根儿就没料想到自己的动情，会勾起伯牙的痛苦。在她看来，悲哀哭泣只是女人的专利，男人有泪是不轻弹的。她看着伯牙的呆滞的表情，自己悲伤的内心又增添了无限的忧虑，重重的阴云。

“我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呀！”婉茹有气无力，喃喃自语地哀叹道。

透过眼泪，婉茹模糊地看到伯牙揪心的面容，刺痛的灵魂，她不忍心再哭出声来。她用纤细的，富有柔情的手指，轻轻地，柔柔地，缓缓地梳理着伯牙的头发，想以此来舒缓他内心的悲切。她的手指，就像一把千年的木梳，精心梳理着伯牙的万丝情怀。慢慢缓过劲来的伯牙，身体酥酥的，骨头软软的，心里痒痒的。渐渐的，他的眼神恢复了他往日似水的柔情。

“看来，只有我们结合，同时也把我的母亲和你的父亲组合起来，我们才会父母双全，家庭完整了！”伯牙望着海的尽头，心中若有所思，喃喃自语起来，似乎他的心里燃起了一处熊熊的火焰，激起了一个美好的希望。

他俩在沙滩上的一块礁石上依偎而坐，平静地遥望着红红的如染缸的海面。他们的面容也被映得红红的，仿佛他们都曾经被这红红的染缸染过一样。

徐徐温暖的海风，带着海水腥味的芬芳，轻轻地向他们吹来，仿佛在替代他们的父母柔柔地抚慰着他们内心的忧伤。依依不舍而缓缓落下的夕阳，也在不遗余力地温暖着他们的胸膛，以驱散他们内心重重的疑云，厚厚的阴霾。悠悠飘荡的落霞，翩翩飞翔的孤鹭，轻轻荡漾的波涛，缓缓移动的白帆，似乎都敞开了热情的胸怀，伸出了温暖的双臂，来拥抱抚慰他们。

伴着起伏潮水的拍击声，他们轻轻而多情地唱起了他们自己作词作曲的《海潮圆舞曲》。这是一首地道的圆舞曲，一曲优美的华尔兹。

旭日东升潮水涌，白浪冲向岸深幽，若问白浪何所由，来自天边海尽头。



婉茹先用甜美而富有磁性的西洋美声唱法，展示了天刚破晓，日升潮涌的美丽。银铃般的女中音，唱出来就像天鹅绒一样的柔和圆润。

日正中天潮水欢，浪急云涌天地宽，敢问潮水何所欲，但愿爱洒满人寰。

他俩齐声高唱，面对着苍天大海，海风碧浪，心声相应，配合默契，唱出了海潮的情怀，歌出了潮水的浪漫。

圆月东升潮水秀，银波荡漾轻悠悠，欲问银波何所悠，只因嫦娥飘水袖。

伯牙用柔润浑厚的抒发内心情怀的歌声，再现了海阔天远，皓月当空，晶宫皎洁，银波悠悠的美丽夜色。他的歌声就像发自灵魂深处的共鸣；他的唱段宛如内心世界的呼唤。

白浪翻滚堆细末，恰似堆堆白雪卧；碧波冲荡溅为雪，宛如万树梨花落。

他们男女混声两声部合唱，歌声变得更加浓醇醉人，就像伯牙母亲用高粱亲自酿造的醇酒一样。

月圆月缺，静悄悄，洒向人间都是爱；潮起潮落，哗啦啦，带给尘世皆是情。

歌声以婉茹的美声女高音结束。她的歌声就像解冻后春回大地的上空飞翔的云雀一样，高亢嘹亮，势比天高，亮如旭日。伯牙的男生伴唱穿透在海空之间，回荡在山崖峭壁，与海浪一同起伏，同水鸟一道翱翔，与海风一同飘荡，同落霞一起飞扬，与白帆一道摇曳。那荡漾着的余音，悠悠的，飘飘的，荡荡的，柔柔的，甜甜的，美美的。那歌声就像柔柔的海风，轻柔地抚摸着他们的面庞；那歌声好似细细的海浪，多情地荡漾着他们的心扉。夕阳听到他们的歌声，不舍落下；落霞听到他们的歌声，停止飘飞；海鸥听到他们的歌声，原地盘旋；白帆听到他们的歌声，不忍远去。

他们欢悦在歌声里，陶醉在深情中，沉静在梦幻里。

婉茹静静地依偎在伯牙的怀里，就像整日漂泊的海船，停泊在了一个宁静的港湾；犹如风里来雨里去的小鸟，终于回到了自己安宁的巢穴。

她醉了，醉得她心猿意马，心潮起伏；她酥了，酥得她全身触电，微闭眼帘。

她在企盼，企盼着伯牙紧紧的拥抱；她在等待，等待着伯牙甜甜的热吻。

伯牙也痴痴的，醉醉的。望着满心欢喜，满脸愉悦，脸上写着得意，眉梢荡着春风的婉茹，他春潮翻滚，热血涌动，三魂飘九霄，七魄飞天外。他骨软了，筋酥了，心化了，体融了。他把婉茹紧紧地搂在怀里，发了疯似的亲吻着，恨不得两个人的灵魂和身躯都化为一体，熔为一炉。

望着两人如此的热恋，疯狂的亲密，天上刚刚升起的月亮儿，羞得在脸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飘飞的云彩儿，也悄悄止住了它们好奇的脚步；旁边的小草儿，也羞臊地低垂自己的头颅；树上的小鸟儿，也羞涩地屏住自己的呼吸；海上的暖风儿，也悄悄地停止了自己的吟唱。

散步的人群渐渐离去了。沙滩上除了海潮哗啦啦的波涛声，几乎没有了任何的嘈杂和喧嚣。皓月当空，一天如洗，海面上银波闪闪。海天之间，就像一个巨大的皎洁的天宫。海阔天空，心平气静，让人百事遗忘，千烦尽解，万虑齐除。圆圆的月亮儿，在海面上映照成了一个银白色的光柱。随着海面波涛的变换，光柱也神奇变幻着，就像一首浪漫的诗，宛如一幅多情的画。

婉茹和伯牙看到如诗如画的美丽的月色，不舍离去，哪怕潮水儿已经打湿了鞋子，也并不在意，仍然紧紧地相依相偎。海面上蒸腾而上的雾气，将他们的身体环抱笼罩着。虽然衣着显得单薄了一些，但他们的心却热乎乎的。他们的热血在沸腾，就好像这生生不息、汹涌澎湃的潮水，不曾有任何减弱的势头。

爱情是神奇的。人们似乎拥有了爱，就拥有了一切；失去了爱，就失去了一切。当人们沉浸在爱的染缸里，遨游在爱的河水中，哪里还会有忧愁和烦恼，怨恨和悲伤。爱，给这个世界增添了友善，给整个人间带来了祥和。人们再贫穷，也不应缺乏爱；再富有，也不该腻了爱。

悠悠的情，甜甜的爱，让他们如痴如醉；浓浓的雾，轻轻的纱，使他们似神似仙。似乎除了他们自己狭小的二人天地，他们俩几乎忘记了身外还有一个纷繁复杂，喧嚣浮躁的大千世界。真是：

梦幻痴醉小乾坤，忘乎烦心大世界。

二

当大地刚刚苏醒，还在贪婪地吸吮着小草上的露珠的时候，太阳已经从东边海天相接的尽头冉冉升起了。当天上的太阳和海里的太阳就要分离的时刻，它们就像单卵孪生的亲姐妹，紧紧拥抱，依依不舍。天上的朝霞好像经过了一夜的喘息和充电，英姿飒爽，朝气蓬勃，伴随着一只只、一群群的海鸥飞舞着，飘荡着。